

王后的项链

· 下卷 ·

Le Collier
de la Reine

〔法〕大仲马 著
韩沪麟 译
王振孙



题图、插图：黄英浩

责任编辑：文 薏

〔法〕 大仲马 著

韩沪麟 王振孙 译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7216 工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356,000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0

统一书号: 10116·941 定价: 上下两卷共3.30元

目 录

43	幻想和现实.....	1
44	奥利瓦开始考虑别人在打她什么主意.....	8
45	空 屋.....	14
46	保护人雅纳.....	22
47	被保护的人雅纳.....	30
48	王后的钱包.....	42
49	路易医生出场.....	49
50	Ægri somnia.....	57
51	心理分析比生理解剖更难.....	65
52	谰 语.....	75
53	康 复.....	84
54	两颗淌血的心.....	93
55	一位财政大臣	103
56	重现的幻想——失去的秘密	111
57	债务人和债权人	121
58	家务帐	129
59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愧为王后 雅纳·德·拉莫特毕竟是女人	186

60	鲍埃梅的收据和王后的借据	146
61	女囚徒	156
62	观察室	167
63	两位女邻居	176
64	约 会	185
65	王后的手	193
66	女人和王后	202
67	女人和魔鬼	212
68	夜 晚	221
69	告 辞	230
70	红衣主教的嫉妒	239
71	逃 跑	253
72	信和收据	263
73	罗昂亲王家的一幕	270
74	剑术和外交	279
75	世家子弟、红衣主教和王后	287
76	说明真相	295
77	逮 捕	304
78	讯问笔录	313
79	最后的指控	321
80	求 婚	328
81	圣—德尼修道院	335
82	一颗死去的心	342
83	男爵为何发福	350
84	父亲和未婚妻	358

85	龙去蛇来	365
86	博西尔捕野兔子	
	不知克罗斯纳先生的密探在后	374
87	一对年轻的情侣被送进了牢笼	382
88	王后的图书室	390
89	警察总监的办公室	398
90	审 讯	407
91	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414
92	小博西尔的洗礼	422
93	被告坐的小凳子	431
94	一道铁栅栏和一个神甫	438
95	宣 判	446
96	刑 场	454
97	婚 礼	476
	译后记	487



43

幻想和现实

如果大使馆门卫能象唐·玛诺埃尔命令他的那样，去追赶博西尔的话，我们得承认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博西尔一出这是非之地，一路小跑到了贝壳街，紧接着又狂奔到了圣——奥诺雷街。

他总是怀疑有人在追他，因此他沿着围绕小麦市场的毫无规律的、阡陌纵横的街道穿来插去地乱跑一阵，几分钟以后，他几乎已经肯定没有任何人能跟上他了；他同时也肯定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即使是一匹打猎用的好马也不能比他有更大的作了。

博西尔坐在围绕着市场的维阿尔姆街上的一袋麦子上。他坐在那儿假装全神贯注地在观察那根美第奇^①柱子，那是过去

① 美第奇，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后成为欧洲最大银行家之一，十三世纪末叶起参加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这个家族以提倡文艺粉饰其专制统治。

巴肖蒙^①为了从拆毁建筑物的人手中抢救出来而买下来送给当时的市政府的。

实际上博西尔先生既没有瞧菲利贝尔·德洛姆^②先生雕刻的柱子，也没有瞧潘格雷^③先生镶在柱子上做装饰的日晷仪。他艰难地从肺脏深处呼出了一口气，带着尖厉嘶哑的声响，就象一只疲惫不堪的锻铁用的风箱在喘气。

有一会儿，他简直无法补足他从喉头呼出的大口空气来平衡他的呼吸。

最后他总算能自然地呼吸了。他长吁一声。如果维阿尔姆街上的居民不是在忙于卖麦子、称麦子的话，他们几乎都能听见。

“哦！”博西尔思忖着，“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我发财了。”他仍在喘气。

“那末我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体面人啦，我觉得我已经发福了。”

事实上，他并没有发福，而是虚肿。

“我要，”他继续他那无声的独白，“把奥利瓦变成一个体面的女人，就象我将成为一个体面的男人一样。她长得很美，她的情趣很高雅。”

（不幸的人！）

“她不会厌恶到外省去过隐居生活的。在靠近一座小城市的地方租一个美丽的田庄，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我们的封地，在那里我们很容易被人当作老爷太太看待。

“尼科尔心地善良，她只有两个缺点：懒惰和骄傲。”

① 巴肖蒙（1624—1702），法国作家。

② 菲利贝尔·德洛姆（约1513—1570），法国宫廷建筑师。

③ 潘格雷（1711—1796），天文学家。

(不用再多了！可怜的博西尔！这是两个致命的罪恶！)

“我，大家信不过的博西尔，我将容忍她这两个缺点，为我自己来造就一个完美的女人。”

他没有再想下去，他的呼吸已恢复正常了。

他擦了擦前额，确信十万法郎还在自己的袋子里，肉体和精神上都为之一轻，他想考虑问题了。

人们也许不会在维阿尔姆街找他，可是还是要找他的，大使馆里的先生们不是那些肯甘心情愿丢掉他们那份赃物的人。

因此他们将分成几批，他们也许会从搜查贼窝开始。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在那个住所里面住着奥利瓦。有人会把事情告诉她，也许还会折磨她。谁知道呢？他们甚至也许会残酷到把她当作人质的地步。

这些无赖有什么理由会不知道奥利瓦小姐是博西尔的心头肉？而在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这块心头肉来作投机呢？

博西尔在这两个致命的危险边缘差点儿发疯了。

爱情使他发狂了。

他不愿任何人碰到他的情人。他象箭一样地奔向了王妃街那座房子。

而且，他对自己行动的迅速有无限的信心，他的敌人们，不管有多么敏捷，也不会抢在他前面的。

而且，他还窜进了一辆出租马车，向车夫露了露一枚六利弗尔的埃居，一面对他说：

“去新桥。”

马儿不象在跑，简直在飞。

夜幕降临了。

博西尔被拉到了亨利四世塑像后面的桥坡上。这时候的人

们都是乘车到这里来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也是常用的约会地点。

这时，他壮着胆子把头伸向车门外边，向王妃街远远望去。

博西尔对警察署的人是有点儿熟悉的，他花了十年时间来设法认识他们，为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和场合避开他们。

他发现在王妃街那边的桥坡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他们正伸长着头颈从这条街上望去，象是在观察那儿有什么动静。

这两个人是暗探。在新桥上看到有暗探，这不是什么希罕事，因为当时有句谚语说，不论任何时候，如果想看到一位高级教士，一个婊子和一匹白马，只要到新桥去走一遭就行。

不过，白马、教士服和婊子始终是警察的目标。

博西尔只是受到了些阻碍，有点儿不方便。他装得象个驼背，一瘸一拐地走着，掩饰自己原有的步态，他穿过人群走上了王妃街。

没有什么迹象使他惧怕。他已经看到了那座房子，在那座房子的窗口上经常显露着他的星星、美丽的奥利瓦的情影。

窗户都关着，她大概在沙发上休息，或者是在看什么色情小说，或者是在嚼着什么糖果。

突然，博西尔似乎在对面一条小路上看到了一个穿制服的巡逻兵。

而且，他又看见了另一个出现在小客厅的窗口里。

他浑身冒汗了，冒的是冷汗，冷汗可是有碍健康的。他现在已经有进无退了，必须从这幢房子前面的路上经过。

博西尔有这份胆量，他走过了这幢房子，还向它望了望。一片什么景象啊！

一条小巷里挤满了巴黎警卫队的步兵，他们中间，有一个

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夏德莱法院的特派员。

这些人……博西尔飞快地瞥了一眼，看到他们的表情是惊慌失措、失望沮丧的。有些人对警察有鉴貌辨色的习惯，有些人却没有。如果有谁象博西尔一样有这个习惯的话，那就用不到看第二次，就可以猜出这些先生们扑空了。

博西尔心里想：克罗斯纳先生，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或者通过谁，反正他已经知道了，他想派人逮捕博西尔，可是只找到了奥利瓦。Inde iroe^①。

因此，他感到心情沮丧。当然，如果博西尔处于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他袋里没有装着十万利弗尔，他会一头向那些警探冲去，一面象尼苏斯^②那样叫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这一切全是我干的！”

可是一想到这些人要摸到他的十万利弗尔，让他们一生都把这件事作为笑料，想到他博西尔胆大心细，干了这么一手，到头来却只是让警察总监手下的人捞到了便宜，想到这些，他所有的疑虑全打消了，可以这么说，他在爱情上的愁思也被一扫而尽了。

“从逻辑上说……”他想，“如果我让他们给抓住了……那末我就是把十万法郎让他们拿走了，我就帮不了奥利瓦……自己也破产了……我要向她证明我象一个疯子似的爱她……可是实际上她真该对我说：‘您是个大笨蛋，用不着这么爱我，而应该救我。’要下决心，辛辛苦苦两条腿，把钱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自由、幸福、哲理，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想完，博西尔把保险柜里的那些银票贴在心口，又撒腿奔

① 拉丁文，因此他生气了。

② 尼苏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年轻的特洛伊战士，为了对欧里阿勒的友谊而牺牲了自己。

向卢森堡公园。一个小时以来，他的行动，完全受本能的支配，他到卢森堡公园去找奥利瓦的事过去已经发生上百次了，因此，他这次也不由自主地向那儿跑了去。

对一个执拗地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可悲的推理。

事实上，那些警员是知道窃贼们的习性的，就象博西尔熟悉警员的习性一样，他们很自然地会到卢森堡公园去找他的。

可是上天或者是魔鬼早已决定了这一次克罗斯纳先生和博西尔无缘相遇。

尼科尔的情人刚在圣——日耳曼——台——泼莱街口拐弯，就差点儿被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撞倒，拉车的几匹马正耀武扬威地向王妃街奔去。

幸亏博西尔身手矫捷，他刚好闪开了马车的轡杆——其他的欧洲人对这一手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虽说未能躲过车夫的咒骂和鞭子，可是一个身藏百万利弗尔的财主是不会为这一丁点儿有损面子的事而停止不前的，何况他身后还有星形广场的伙伴们以及巴黎警卫队在追捕他。

于是博西尔向一旁窜去，可就在他挺起身来时，他看到奥利瓦在马车里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子在热烈地交谈着。

他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可这一声使马跑得更快了。他本可以随着马车跑去，可是马车却是驶向王妃街的，这是眼下在巴黎博西尔唯一不愿意去的一条街。

而且，不管坐在马车里的奥利瓦的外表怎么样，是幽灵，还是幻觉和异象，他的视觉可没有模糊，相反还看得一清二楚，他确确实实看见了奥利瓦。

然而在理智上还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说奥利瓦不在马车里，因为警察已经在王妃街她的家里把她抓走了。

可怜的博西尔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感到走投无路了，他向亲王先生壕沟街奔去，到了卢森堡公园，穿过了已经人迹稀少的街区，终于跑出了关卡，躲在一家小酒店的小房子里。这家酒店的女主人对他另眼相看，关怀备至。

他就安顿在这家小酒店里，把他的银票放在房间里的一块方砖的下面，再把床脚支在这块方砖上面，然后他汗水淋漓地躺下了，嘴里不三不四地对墨丘利^①又是谢来又是骂。他心烦躁，不时从嘴里呕吐出浸桂皮的甜酒。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加强皮肤发散作用和增强信心的饮料。

他深信警探找不到他了，没有人能把他的钱夺走了。

他深信尼科尔没犯下任何罪，即使被逮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且毫无根据的监禁，时间再长，也总会过去的。

最后他还深信，有了十万利弗尔，他甚至可以把他不可分离的伴侣奥利瓦从监狱里救出来，如果她被监禁的话。

剩下的是大使馆里的那些伙伴们，跟他们的帐可有点儿难算清。

可是博西尔已预料到他们会来找他的麻烦的，只要奥利瓦小姐一获得自由，他就把他们全扔在法国，自己动身去瑞士，那是一个自由的礼仪之邦。

博西尔一面啜着他的温热的葡萄酒，一面在思索所有发生的那些事情居然没有一件是他预想到的，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了。

人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这就是以为看到了他实际上并未看到的東西；可是以为没有看到实际上他已经真正看到的東西，那么这个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就来向读者解释一下这个评注。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主管盗贼之神。



奥利瓦开始考虑别人在打她什么主意

如果博西尔先生愿意求助于他敏锐的眼睛，而不是运用他当时已模糊不清的脑子，那末他完全可以不必如此伤心和失望。

事实上，他在那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里看到的，坐在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身旁的就是奥利瓦小姐。那个男人因为他只看了一眼，所以没有认出是谁。如果他再看他一次，也许就会认出来了。那天上午，奥利瓦象平时一样，到卢森堡花园去散步，不过她没有在两点钟回家用晚餐，而是在路上遇见了在歌剧院

开舞会那天结识的那个古怪的朋友，她上前和他攀谈，并问了他一些问题。

事实上，就在她付坐椅费^①准备回家，并向她常去的公园里的咖啡馆的老板微笑致意的时候，卡格里奥斯特罗从一条小路上冒了出来，向奥利瓦小姐跑去，并挽住了她的胳膊。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您去哪儿？”他问。

“嗯，王妃街，我们家里。”

“那末，那些在那里等您的人正求之不得呢。”陌生的老爷说道。

“那些人……在等我……怎么会呢？没有人会等我的。”

“哦！有的，将近有一打来访者。”

“一打来访者！”奥利瓦笑着叫道，“为什么不马上来一个团呢？”

“是啊，很可能要派一个团到王妃街去，他们会到那儿去的。”

“您真使我感到吃惊！”

“如果我让您去王妃街，我就要使您更加吃惊了。”

“为什么？”

“因为您将在那里被逮捕，我亲爱的。”

“逮捕，我？”

“当然罗，那十二位在等您的先生是克罗斯纳先生派来的警探。”

奥利瓦打了一个寒噤，某些人良心不安，总是疑神疑鬼的。可是，在内心作了些比较深入的反省以后，她又硬起来了。

^① 当时公园中的坐椅是出租的，要收费。

“我什么也没有干过，”她说，“为什么要逮捕我？”

“为什么要逮捕一个女人？为了一些男女私情，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

“我根本没有什么男女私情。”

“您也许过去有过？”

“哦！这我不说。”

“总之，也许他们抓错您了；可是他们在设法抓您，这却是事实。我们还是去王妃街吗？”

奥利瓦脸色煞白，不知所措，她站住了。

“您象在逗一只可怜的耗子的猫似的在耍我，”她说，“喂，如果您知道什么事，就告诉我。是不是他们想抓博西尔。”

她用哀求的目光盯着卡格里奥斯特罗看。

“也许是吧，我怀疑他的良心没有您的干净。”

“可怜的孩子！……”

“可怜他吧，不过他要被抓住了，您也别学他的样，也让自己被抓住。”

“可是您保护我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关心我的事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喂，”她大胆地说，“这似乎不太正常，一个象您这样的人……”

“别说下去了，再说，您要说蠢话了。时间是宝贵的，因为克罗斯纳的手下看到您没有回家，很可能到这儿来找您。”

“这儿！他们知道我在这儿？”

“知道这件事有什么困难，我，我就完全知道！我再说下去。因为我对您个人有兴趣，而且是为了您好，其他您就别管了。快，我们到地狱街去。我的四轮马车在那儿等您。哦！您还有怀疑吗？”

“是的。”

“那末！我们就去干一件相当冒失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您毫无怀疑了，我希望如此。我们乘我的马车从您的家门口经过，我们可以与警署的这些先生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不让您被他们抓住，又可以让您看清他们采取的措施，那末您就能充分估计出我的一番好心的价值如何了。”

在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把奥利瓦带到了地狱街的栅栏那儿。四轮马车迎了上来，接走了这一对，把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奥利瓦送到王妃街上刚才博西尔发现他们两人的那个地方。

说真的，如果他那时大声叫她，如果他跟着马车跑，奥利瓦会不顾一切地来接近他。如果他被追捕，她就会救他。如果他是自由的，她就和他一起逃走。

可是卡格里奥斯特罗看到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把已经围集在巡逻兵四周的看热闹的人群指给奥利瓦看，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就在奥利瓦看到了警探和她的已被人占据了的房子以后，她绝望地投入了她保护人的怀抱。这种感情可以使任何男人的心软下来，除非这个人心如铁石。

他只是握了握这个少妇的手，并放下了车帘把她藏了起来。

“救救我！救救我！”可怜的姑娘这时不断地哀求道。

“我答应救您。”他说。

“可是，既然您说这些警探无事不晓，他们迟早会找到我的。”

“不会的，不会的，在您将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发现您，虽然他们会到您家里去抓您，可是他们不会到我家里来抓您的。”

“哦！”她害怕地说，“您的家……我们去您的家里！”

“您疯了吧，”他说，“您仿佛已经记不起我们已经说定的事了。我不是您的情夫，我的美人儿，我也不想成为您的情夫。”

“那末，您让我住监狱吗？”

“如果您比较喜欢济贫院，您自己完全可以作主。”

“喔，”她恐怖地说，“我把自己交给您了，随您处置吧。”

他把奥利瓦带到了新圣——吉尔街上我们已经看到他接待过菲利普·塔韦尔奈的那幢房子里。当他把奥利瓦安置在三楼一个远离仆人的、不会受人监视的小套房里后，他说：“问题是您要比来到这里以前更幸福些。”

“幸福！怎么会呢？”她辛酸地说，“没有自由，不能散步，还能算幸福！这儿是多么沉闷啊，连花园也没有。我真会闷死的。”

说完，她绝望地向外面泛泛地扫了一眼。

“您说得对，”他说，“我希望您什么也不缺少，您在这儿会感到痛苦，再说，我的手下终究会看到您而使您感到不便。”

“或者是出卖我。”她又加了一句。

“关于这一点，请别怕，我的手下只出卖我买给他们的东西，我亲爱的孩子。可是为了让您得到理想的安静环境，我要设法替您另外搞一个住处。”

奥利瓦听到这个诺言显得稍许安心了些。而且，在她的新套房里小住几天她也觉得很舒心。她觉得这个小套房很舒服，而且还有些有趣的书。

他的保护人在离开她时对她说：

“我决不想断绝您的经济来源，来使您就范，亲爱的孩子。如果您要见我，拉铃叫我，如果我在家的话，我马上就会来的；如果我出去了，我一回家就会来看您的。”

他吻了吻她的手以后就离开了她。